



## 夜航船

■唐仔

从超市出来,看到墙角,蹲着个老太太,面前的地上,摆了几样蔬菜。

一眼看到几根黄瓜。歪瓜裂枣这个词,用在那几根黄瓜身上,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粗细不一样,大小不一样,歪得也不一样,各有各的歪法,摆在一起,像一堆发育不全的蚕宝宝,东倒西歪在一起。我刚刚在超市已经买了两根黄瓜,它们是直的,匀称的,好看的,顶上还戴着花,鲜嫩的样子。但我还是蹲了下来,打算再买几根歪瓜回去。现在还能在城里遇到这样原生态的黄瓜,不容易。

随手挑了几根。老太太在称秤时,我看到她的双手,竟然都没有手指,只露出一两截指跟。她就是用那几截残缺的指根,夹住秤的。老太太淡淡地说,小时候火烧的。我不该盯着她的手看的。我有点羞愧,刚刚我还跟她还了价。

一共是5.6元。地上竖着一个二维码,扫码的时候,我按照老太太原

跟儿子伸手要钱,总归不如自己手里能捏几个钱。老太太的话,更是让我羞愧而心疼,她那个“捏”字,戳痛了我。我赶紧回家,找出了零零碎碎的二十几块钱。我要去用这些现金,将它们都买下来。

## 你有现金吗？

先的价格,付了款。却没有听到那声熟悉的提示音,“微信收款XX元”。我看看手机,确认已付款成功。怕老太太不放心,我问老太太,你再看看,有没有收到?

没事没事,你付了就行,我没有手机,看不到的。老太太连连摆手,示意没关系,她相信我。我指了指二维码,问她,这个不是你的?老太太答,是我儿子的,我一个老太太,哪里会弄这个啊。

这么说,这个钱,你自己收到?我有点诧异。

老太太笑了,一样的一样的。连着重复了几次。一边帮我用塑料袋将黄瓜装好,一边说道,儿子还是不错的,我缺钱了,跟他要,他也会给的。

我又问老太太,这些菜,是你自己种的吗?

老太太点点头,说,现在地少了,这都是用边边角角的地种的,地没养分,收成少,菜又长得不好看,不好卖呢。

老太太忽然抬起头,看看我,想说什么的样子,但话到了嘴边,似乎又咽了回去。

我问,老人家,你是不是想说什么?

说、说了也没用。老太太吞吞吐吐地说。后面的话,更像是她的自言自语:如今也没几个人身上带钱了。我恍然大悟了。我拍拍口袋,老人家,我身上确实没现金。

老太太憋红了脸,我不是、不是那个意思,我不是跟你要钱。我的意思是、是,要是有人买菜,能给我现金就好了。又懦弱地低声说,跟儿子伸手要钱,总归不如自己手里能捏几个钱。

我又一次深感羞愧,我竟然那么夸张地拍了拍自己的口袋。老太太的话,更是让我羞愧而心疼,她那个“捏”字,戳痛了我。

我拎起在超市买的一大袋东西,以及在老太太这儿买的几根黄瓜,几乎是有点慌乱地逃走的。

回到车上,我还不能平复心情。我打开车上的几个储物格,翻,一阵乱翻。我记得上次办事时,对方是找了我一些零钱的,也不知道当时随手塞在了哪里。

太惊喜了。我竟然在储物格里,找到了零零碎碎的二十几块钱。

我将车子熄了火,匆匆走下车。老太太那儿还剩几根黄瓜,我还看到边上有一个老南瓜,我最爱吃南瓜了。我要去用这些现金,将它们都买下来。

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## 朝花夕拾

■赵显一

## 追赶清凉的路上

今年夏天高温时间特别长。一个周末,我们几个同学家庭相约舟山朱家尖。

上午,租了一条渔船出海捕鱼,拉了两网,捕获了一些梅鱼、豆腐鱼、皮皮虾、小青蟹,供我们这些人吃是绰绰有余的了。中餐,吃着自己打捞上来的海鲜,大伙儿的心情是有快意的,即便是在这个距离大海不远的民宿里,吹不来一缕海边的风,带不走一丝高温下的闷热。中饭后,躲在房东的客厅里打牌,看的人比打牌的人还多。傍晚时分,有人质问,“我们是来干吗的?”一句话振聋发聩,牌局收场后,合计着先去哪里。往南沙景区的道路被车堵得水泄不通,不如先去乌石塘景区,从导航上看,那边没堵车,得到了大家的附和。

路上果然通畅,地面上的热度也退去了不少,几辆车子很快就到了乌石塘景区。停好车子,检票进入,浮萍铺在水中,和远山、树林的颜色浑然一体。上大堤,不凉凉意拂面而来。海面并不辽阔,远处南北两个山头,如卫士般拱卫着这片近海,安全围栏随着涌浪晃动,几艘渔船停泊在不远的地方,马达声声。堤坝到海边是一层厚厚的光滑的鹅卵石,向左右两边延展铺开,走在上面,深一脚浅一脚的,刺激着脚底每个穴位。景区严禁下海游泳,人们大都光着脚,站在海边,享受海水的亲吻,海浪看似不大,到了脚边忽然加大了力度,将你的裤腿打湿,凉飕飕的。晚霞映照下的天空,格外妩媚迷人,右边那座山不知什么时候浮起一道橙色的彩云,盘旋笼罩在山的顶部,人们纷纷远眺,用手机拍下这一难得的瞬间。

吃过晚饭,我来到民宿的外围溜达。路灯下,房东的瓜菜地只剩下一些藤藤蔓蔓,枝叶已经不见,狗尾巴草,耷拉着脑袋,披着枯黄的外衣,直立在没有风的夜晚,独有外形和水稻相似的稗草,挂上了几颗露珠,晶莹剔透,十分难得。夏虫们躲在巢穴里,分工合作,有高声鸣唱的,有低沉和声的,从日暮时分开始,一刻也不肯歇着。

第二天上午我们取道奉化。中午,吴同学多年的生意伙伴陆大哥,招待了我们,还给我们带来了水蜜桃。陆总感情邀请大家有机会去越南玩,说他在越南的公司那一带的榴莲特别好吃,海鲜品种多价廉物美,众人听了心动起来,有的当即关心起自己的护照有没有过期。

下午,明晃晃的日头照射在挡风玻璃上,刺得人睁不开眼,户外的温度,应该是突破了历史极值。在杭州高速余姚路段,女儿发来信息,说家里下雨了,我以为听错了,经过证实,确实下雨了!我抬头看了一下余姚的天空,日头高挂,天空湛蓝,没有任何风雨前的迹象。心里担心,等我们到家,会不会错过了这场风雨。微信群里,倪同学说萧山机场这边雨很大,还说,一进入萧山,就找到了凉爽的感觉。这个时候,我刚开过柯桥收费站,心里渴望风雨快点来,再快点。西边的天空,黑压压的乌云,估计,一会儿雨点就到了。果然,一瞬间,雨点来了,挡风玻璃啪啪作响,打了个措手不及,又在意料之中。四周顷刻变得昏天黑地起来,车子都放慢了速度,有的打开了双跳灯,随着风力的加大,雨点的增密,高速公路上似乎换了一个样子,所有的车辆都开启了大灯,减速并前后保持着距离,雨刮器使出了浑身的力气,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。

到达城区,雨过天晴,地上还留着许多积水,高架上的出水口哗啦啦地流着水,打在过往的车上,湿润了行人的衣袖,清凉在人们的心里。我打开手机的天气实况,气温已经降到了30摄氏度,这场雨,好久久违了的朋友,来得及时,格外亲切。

## 湘湖诗会

■朱超范

## 甲辰桂花有咏

其一

蓬莱仙界足清风,香透人间倚半空。  
金粟同瞻残暑后,琼枝争拥晚凉中。  
诗为杜牧应偏好,赋入相如总说工。  
一睹名花秋色美,旅情乡思梦魂通。

其二

间阖当宜瑞气从,中秋犹灿紫微逢。  
芳香已与金风发,嘉色都随皓月供。  
把叶题诗凝夕霁,将花酿酒割霜封。  
青山自会多招隐,缙缙云霞思浓。

其三

乡心华盖情千里,琼蕊疏疏透碧窗。  
苍叶敷荣依玉树,金花交映漫银缸。  
鹭峰飘洒落垂地,蟾窟飞来月堕江。  
清澈长渠秋寂寞,唯闻流水夜淙淙。

其四

香透衣裳嗅始知,此花开又启幽思。  
月中半影皆如梦,云外孤芳岂足痴。  
月解娇黄谁可赋,千从冷翠岂能诗。  
相看把酒招游子,赠与天涯借一枝。

其五

江南秋色亦芳菲,醉却愈惊景物肥。  
千里壮游频送酒,六朝遗胜总传衣。  
隔空明月当应伴,长夜清风莫可违。  
怀古又沾新雨露,桂花终被后生期。

## 闲坐烹茗

■龙宽

我常常静静地伫立在风中,朝着故乡的方向,一遍又一遍地眺望。有时候,我多么渴望能成为一株葵花,向着太阳,努力地生长,让那份对故乡的思念与眷恋,在阳光下尽情地盛开。

## 故乡的葵花

“行台夏日看时物,最爱葵花向太阳。”在这广袤的自然界中,有一种奇特的逐光现象。葵花在生长时,花头始终朝向太阳,亦步亦趋地随太阳位置而转动,这便是“向阳性”。

秋风乍起,万物染上金黄。此时,饱满的葵花籽便成了人们越冬的小零食。瓜子一旦嗑起,便很难停下,一直到几碟瓜子都嗑完才肯罢休。茶水一杯接着一杯续上,家长里短的话题也如潺潺流水般不断。时光在不知不觉间被拉长,人们将一年来的精彩往事,逐一倾诉。那瓜子仿若一位心情愉悦的听众,专心致志地陪伴着他们度过一个下午,乃至半个晚上。这般聊天的方式,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唠嗑”,唠的是生活的琐碎,嗑的是悠悠的心情。

嗑开瓜子壳的声音,清脆而富有规律,恰似深秋的一段风吹篱笆,又如同雪花落在窗台一般,清脆而绵柔,是故乡秋冬季节里最亲切的乡音。

在郑州的沙门村,我曾有过一段难忘的时光。好友小常在此租了一处院落当作仓库,房间颇多。我便搬来与他同住,妻子和儿子也从老家赶来与我团聚。

院子空旷而宽大,我和儿子一起,围绕着院落种下了几十棵葵花。儿子对这些葵花格外上心,隔三岔五就用井水,挨着给葵花浇灌。盛夏来临,一片金黄的葵花映入眼帘。它们在翠绿的叶子中热烈地绽放,宛如一个个璀璨的小太阳。小鸡在叶子下面欢快地绕土觅食,隔壁的猫咪翻过墙头,躲在葵花秆下惬意地午睡。儿子看着满院子的小动物,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

春天来了,叶子绿了,这枣树像打了鸡血一样地疯长,主杆上还开了好多的枣花,凑近能闻到香味,这一年,枣树上结了二三十颗枣子,个大,圆润,饱满,咬一口汁多甘甜,摘下来盛了一大碗。

冬去春来,强大发达的根系,使这棵枣树的周边,生出了好几棵小枣树,密密麻麻,围着主杆树,大有发展成小小枣园的趋势。除了发新枝之外,今年的枣花开得满树都是,枣子挂满枝头,满满的丰收景象。可喜的是,看枣树竟成了老妈最爱的事儿。老妈今年虚岁八十有七,除了因骨质疏松行动不方便之外,其他身体还算硬朗。平时在家除了看看电视,做些轻便的家务之外,有空就在窗口望望外面的世界。枣树开花了,结果了,谁家的谁谁,领了小孩来摘枣子吃了,经常有鸟儿来偷吃枣了等等,她都清楚。看到有人来摘枣,老妈情商也很高,只是说,你们小心点不要使劲往下拉,这树越加歪了,摘枣人就不好意思打开了。我和妈说,摘就摘吧,大家都是图个开心。

夏去秋来,时间飞逝,我家窗前的枣树上还高高地挂着几颗饱满的渐渐变红的枣子,像是挂着的小灯笼,在秋风中摇曳着,仿佛在向路过的人说,来吧,来吧!

“你知道什么?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!”

“别酸水假醋的了!唉,好言难劝

“我现在和葵花一样高,过几年我会长得更高。”儿子骑在我的脖子上,兴奋地和葵花比着高度。

在沙门村,葵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院子内外种上大片的葵花。每当夏日的阳光倾洒,整个村庄都被金黄的花海淹没。孩子们在葵花丛中嬉笑打闹,那银铃般的笑声便在花丛中悠悠回荡。

葵花的籽粒渐渐饱满,葵花犹如中秋的圆月之时。因为工作调动,我又要搬家了。儿子望着那几十棵已结满果实的葵花,眼中满是不舍。那是他许久以来辛勤耕耘的成果啊,在即将收获的时刻,他却却要远离。

我对故乡的一片赤诚,就如那深深扎根的葵花,无法割舍。故乡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事,都如诗如画般珍藏在我心间。

店门口有一块狭长的空地,长期被垂柳的阴影笼罩,其他植物都难以成活。我却在这巴掌大的地方,种下了几十棵葵花。

妻子担忧地说:“这个地方见不到阳光,它们活不下去的。”

我轻声说道:“空着也是空着,试一试吧,即便不开花,能看到满眼绿色,也比这般光秃秃的要好。”

葵花顶着壳破土而出,起初是那么纤细文弱。我便时常浇水,还买来肥料埋在根部。它们渐渐长高,小暑过后,竟长得比我还高。顶端冒出花苞,中心的叶片渐渐散开,形成花盘的边缘,籽粒排列有序,宛如故乡夏日里面朝欢快地绕土觅食,隔壁的猫咪翻过墙头,躲在葵花秆下惬意地午睡。一个古战场,排兵布阵,极有章法。

每天清晨,当阳光洒在店铺门口,葵花便展开那黄色的花瓣,向着

## 湘湖新苗

■蒋佳茗

烟尘里,枪弹间,不禁吟起旧时词:“猛听得金鼓响角声震,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。有生之日贵当尽,寸土怎可属他人……”

## 花簪终圆巾帼梦

做梦的鬼!”

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!”我笃定道。

次日,昏沉困倦的主人匆忙间将我束上头。彻夜未眠,我也迷迷糊糊,暗自料想:“向来唯有唱穆桂英,主人才会用我,怎么今儿的《幽媾》换《穆桂英挂帅》了?”

与往日一般上台,却不闻一声喝彩。

“搞什么东西!老子点的不是《幽媾》吗?怎么上来个穆桂英?”点戏的客人骂道。

“这世道本就乱,大伙来升平轩就是寻乐子的,谁要看你这穆桂英!”侧门的观众附和道。

……

慌乱间,主人狼狽下台,另一位花旦匆忙着装,上台替主人唱下那一出《幽媾》。

主人哭了一夜,从此便将我弃置于鲜少开启的妆奁箱,再不唱穆桂英。

幽怨与不甘日复一日。转眼1860年,圆明园毁于烧杀抢掠,京都被杀戮洗劫,已完全沦陷。覆巢之

太阳露出灿烂的笑脸。

望着这几十株葵花,那硕大的金盘在风中摇曳,成为店门口一道亮丽的景色。我的心中满是欢喜与满足。

临近中秋,葵花绽放出绚丽的笑脸,犹如金色的火焰,热情地向着太阳欢呼。它们执着地追随着光明,仿佛在与太阳进行一场永恒的对话。

我种下这些葵花,并非为了收获瓜子,也不是单纯为了欣赏那灿烂的花朵。我只是看着这狭长的土地,不想让它荒芜。我始终觉得,每一寸土地,都应有遍地生花的机会。

我有一个邻居,老家在内蒙古。他告诉我,在他们老家,葵花都是几百亩地大规模种植。

他对嗑瓜子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,常常能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瓜子,不停地嗑着。

有一次,我惊讶地发现他的牙齿上嗑出了一个小豁口。这让我非常惊奇。他却笑着说:“从小到现在,嗑了五十多年了,一直用这个牙齿嗑。”瓜子嗑得多了,牙齿也留下了印记。我劝他少嗑点,或者换另一边牙齿嗑,他却不以为然地说:“从小养成的习惯,改不掉了。”望着他那残缺的牙齿,我知道那是故乡在他身上留下的深深印记。

葵花追逐太阳,仿若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,恰似我对故乡那深沉且固执的偏爱。

我常常静静地伫立在风中,朝着故乡的方向,一遍又一遍地眺望。有时候,我多么渴望能成为一株葵花,向着太阳,努力地生长,让那份对故乡的思念与眷恋,在阳光下尽情地盛开。